

焚書

李拓之



南極文叢

上海南極出版社

聽水

是深秋的下弦月，光華格外清冷。音樂家師涓穿一領白衫，背着琴囊，走到荒野上。他今天走了六十多里的路程，人是太累了，急於要休息。雖則他承衛靈公的好意，給他一匹坐騎，那是白額的秋霜馬。但他生怕傳世之寶的古琴在馬上撞壞了，因此時而下馬來走走，連馬夫也覺得厭煩之至。

荒野長着林莽。飄飄的月光下，四面彷彿是無涯際的亂草，其間波濤般起伏着嶙嶙的怪石，辨不清那是陳年的墓碣抑是野人的石堡。秋霜馬停了蹄不再前走了，師涓急得打了幾鞭，馬便竄起來，奔向深草叢中。踢着絆馬蹄的石頭，幾乎教他跌下去，蔓草刺着馬腹，秋霜拉起耳朵聳着鼻子，嘶了一聲。衛靈公的車駕也到了，那駕前的黑母馬，聽見前面的馬叫，一直尋着聲音走過來。

『呃，君王。今晚歇在那裏呢？』師涓把繩子拉得緊緊的。

『喔，馬也乏了吧。』衛靈公叫馬夫停下來。連侍臣僕御在內，一共七個人。後面還有一大批人，也許趕不上，也許已早在中途停下了。

『前面有路麼？』衛靈公倚着靠手的軾木，向四圍望一下。

『君王。盡是亂草哩！』馬夫說。

『哦。月光好得很，休息一會……』

大家跳下車駕，師涓也跳下馬。彼此彎了腰，摩着大腿，真的，兩腿都發麻了。

『君王。這裏有路。』一個馬夫說。大家隨着他的鞭子方向看去，果然在草縫中隱隱約約一條路。因為草長得高，又是夜裏，被掩蔽得看不見。大家向草縫中走去，馬夫牽了馬，兩邊侍臣用長袖子拂開了草。

『君王。這是什麼呀？』師涓看見前面白茫茫的一片。

『那是水啊，江水啊。』

『這裏是濮水，我們已經進入鄭國邊界了。』

馬在翫草。馬夫們躺在草地上，草給壓下，如大錦被。幾個侍臣也揀了一塊大石頭坐下。衛靈公揚起一枝籐策，走近水邊去細看。師涓不由跟過去。

月照於浩渺之川，左邊是矗立的岩谷，岸側的蘆荻搖散白色的花穗，發出蕭蕭的聲響。川上一座斷橋，石梁傾圮，沒入水中，瑩皎如浣女的脰。橋下流波瀉溢，中有碎石無數，旋繞而至岸邊，那是沙磧的地方，遍生淺翠色的荇藻與淡紫色的水藻，瓣瓣如游魚，朵朵如牽牛花，風前曳晃，寂然相向。岸旁幾株高高的楊柳，垂拂半黃了的長條，直蘸到水面上。天空有幾塊灰凍的雲彩，舒捲而又飛奔，這時已走近弦月，月似要下墜，反而被掩映出淒冷的光波，令人望之眩暈，感到天壤沉沉，有莫名的魅惑。

柳葉縫中的哀蟬，在嗚咽幽鳴。起先不過是一縷一縷地牽扯的叫，後來却拉

起了蔓草中的露虫，紡織娘在紗紗地震顫，蟋蟀和金鐘兒也唧唧唧唧的相撞。終於蛇也吱吱地叫，蛙也聒聒地鳴了。加以岩穴中水波激盪，風濤繚繞，這川谷的周圍萬響齊發，無數的竅孔都在呼嘯一般。於是，蘆葦中閃閃流動的螢火，也縱橫交錯的起飛，前後左右飄沉着千萬點綠色的眼眸，彷彿和叶着虫吟水湧的節拍，在迷茫中踏着踊步，使人心旌躍動起來。

師涓傾耳去諦聽：水聲、風聲、虫聲、蘆葉與柳條的磨擦聲……噴湧成一片。這是宇宙的大音樂！他踏着川岸，背着手走過去，身上的白衫在月下漾洗如水流。他沉浸於音律之旋濤中，舉起首，看見天宇澄澈，銀河化一條蕭森的白練，穿過月暈的邊緣，如羊脂沁潤入於乳酪，浮浮沉沉地也在涓涓流出無聲的音響。他已經聽出這宇宙中的無聲之聲，辨出無色之色。他能夠以耳視，以目聽。因為他這時混和視聽於無邊的遼闊之中了。

『君王。萬有的一切在已死、將生和未生，這是夜之哀曲啊！』師涓說，他

沉吟並且恬靜。

『師涓！琴拿出來彈吧。』衛靈公悽惻地。

『君王。彈不出呀，宇宙的聲音要壓倒琴上的聲音哩。』

『師涓。你聽！……』衛靈公臉色突而更慘白了。

『什麼？』師涓驚駭地四顧。

『你聽！誰在唱歌啊。』

『哦。……』師涓伸長了耳朵。

真的，誰在唱歌。那聲音非常悠遠，不是來自幽暗的谷穴，不是發自蘆葉與柳條的密縫，也不是出自岸邊磧上迸跳的沙粒。而是低低忽忽地在那悠遠悠遠，曖昧迷離的水波瀰漫之中。

水上的歌聲，那是愴惋的，令人落淚的聲音。

侍臣僕御們都肅然正襟危坐了。連秋霜馬也聳着耳朵去聽。師涓走近沙磧，

置身於密密的蘆荻叢中，一隻手按在額際，竭着目力向水面眺望。看見浩莽空濛的月之川上，一片烟霧流霞，集結而又舒開，在那傾圮的石樑邊望去，有一礁石，浮露波心，那裏黑點閃動，恍惚是人影。這時歌聲很清晰，追逐着風濤飄送過來：

爰采唐矣，沫之鄉矣。

云誰之思？美孟姜矣。

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。

送我乎淇之上矣！

.....

.....

『哦。師涓！這聲音太悲哀了，太美麗了。』衛靈公淤塞着鼻子說。

『君王。這樣眩惑的聲音，中間有多少青春和生命呀！』

『師涓！你趕快，把這聲音記錄下來。』

『君王。記錄下來是可以的，但是，手指抖顫了呀。』

『坐下坐下。你聽！你記錄啊。』衛靈公一把拉師涓靠水坐下了，侍臣遞過十張細織的竹簡，三柄銛利的匕首。『這是燕國冶師所鑄造，頂淬厲的。』衛靈公說。

『哦。……水上的聲音！』師涓開始沉思，狀如入定，抖顫之手記錄下震動的音波，用匕首刻劃在竹簡上，回旋起伏，無數短短長長的標符線號。

爰采麥矣，沫之北矣。

云誰之思？美孟弋矣。

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

送我乎淇之上矣！

.....

水波洶湧，夜潮是漲了。白色的浪濤已漸淹沒了朵朵江蕩，雲彩沉重，如濃墨潑在水杯中，月光透過雲層，射下來像一領憂鬱的薄紗。師涓坐在柳下，柳葉的影畫在面頰上，罩着面網似的。水上聲音太淒怨了，師涓流下晶淚，被夜寒凝凍，珍珠般一顆一顆結在面頰邊。

奔湧的浪濤中，魚蝦在跳躍。水底太幽悶了，加以歌聲悽惻，有如針刺，教牠們浮接水面的光，呼吸月痕的溫熱。蘆葦中的宿鴈也被歌聲驚起，用翅膀拍擊沙磧，牠感到長夜的孤單，苦呀苦呀叫着，飛向天邊找尋失羣的同伴去了。

侍臣們坐在草叢中聽着。儼然不動如墓前的石人。

聽啊，歌聲又起了：

爰采葑矣，沫之東矣。

云誰之思？美孟庸矣。

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

送我乎淇之上矣！

.....

師涓抖顫雙手趕不上這急劇的音波，他寫在竹簡上的變成一點一滴的匕首尖鑽刺。歌拍的宛轉戰慄，教匕首閃耀出陰森慘厲的光芒。當他奮力紀錄完畢這歌聲時，手已經凍僵，匕首落下了，人倒於地上。

『師涓！這偉大的音樂呀！』衛靈公終於流淚地扶起師涓。

『這是不朽的著作，宇宙最真摯的律韻啊！』師涓坐起來，匕首插入他的腿。他咬着牙齒拔出來，血珠隨而湧出。但給風一吹，立即凝固了。

『師涓。你從此名垂萬古了……』

『敬謝君王。這水上音樂的內容與技巧，還不曾摹寫其萬分之一呢。』

月已傾斜。遠遠的山村中荒鷄唱曉，天快亮了。馬夫牽着馬去吸川谷的水，馬蹄踏沒入漲潮中。

師涓覺得胸口無限窒悶。他向岸磧邊撿下一捲蘆荻，含在口唇中吹起來。

嗚嗚嗚——好似有幾千萬年的冤屈慘痛都被他吹吐出來一樣。

當他們跨上馬和車駕時，東方已透出魚肚白色了。

在晉平公的夜宴席上，紅蠟炬幾千枝，密密圍繞在玉屏風的四周，漏出了晉國最有名的音樂的拍響。

歌唱的美女們平舉起臂彎，足趺之尖踢出了蟬翼似的白紗裾以外。

一陣拍掌聲，震人耳朵昏聩。

盲音樂家師曠，他坐在一堆樂器當中。這時他的長手指的甲，正滴落在一張桐琴上。顯然的，他是在指揮這一班女樂的演奏。

『嘔，晉國的音樂可以入耳嗎？』晉平公回過頭來，微笑地問着坐在身旁的衛靈公。

『好哇！晉之國風泱泱乎壯而且大。只是中間藏有殺聲，想來君王好爭戰之音吧？』師涓在衛靈公的背後，他代答着。

『師涓！你把那天晚上在濮水邊記錄下來的歌，來彈奏一下吧。』衛靈公低低地對師涓說。

『好的好的。』師涓也急於顯出自己的本領。他取過琴囊，整理出那十張竹簡來。

『敝國音樂師名叫涓的，在此獻醜！』衛靈公站起，向滿座的衣冠冕旒這樣說。

掌聲像暴雷般轟動。美女們收斂了舞態的奔張，一個個將手捧合向心口，端正正坐了下去。

師涓開始彈琴了。他用尖指甲向當中絃索只一撥，當即一聲，銅瓶上的花枝隨着搖晃一下。當他撥到第十七八下的時候，花朵紛紛為之彫落，紅蠟炬的光燄也褪謝了，玉屏風上的金孔雀毛羽也黯淡了。雕刻着飛龍與吹笙仙女的牆壁上彷彿塗抹了一層銀灰色，而這銀灰色，又漸漸向內緣旋捲，如一隻美麗而悲哀的妖精，她流出熱欲之眼淚洒向這筵席間，教人感到興奮和痛苦。

『哎呀哎呀，這是什麼聲音呀？』

『難過呀，難過呀！』

『可憐啊，聽起來舒服而又不舒服呢。』

『喔，這聲音叫人落淚啊！』

盲音樂家師曠，離開座次了。他態度嚴肅，臉上毫無表情，用手掩在耳後，走近奏着衛風的席位，屏息地去辨聽。他突出的前額更顯得突出了，終於鎖緊了憂苦的眉峯：

『奇怪。這是靡靡之樂！這是頹廢音樂家師延所製作的男女相悅的歌曲呀。師延製作這歌曲給商紂在酒池肉林上聽的，妲己露出白牙齒，斜睨着色情的秋波……。呀呀，這聲音距離現在快一千年了。武王伐商，火焚鹿台，師延東走，投下濮水而死！……』

『哦。……』四座不約而同的叫着。

『這是亡國之音，奏不得的。』師曠繼續着說：『現在該是靡靡之樂結束的時候了，桑間濮上的歌唱，華情綺怨，如水如烟！……』

『哦。……』大家又叫了一聲。

『華夏的音樂應該走向另外一條路。應該去抒寫人世的不平與疾痛，黎民的冤抑與悲鳴。……』

『哦。……』師涓不覺也哦了起來，但他的手指太奔放了，還不能休止。

『華夏的音樂……唉，我也老了。但我希望年青的音樂家們，好好去發揚純

正的智慧，覓取健康的糧食。去諦聽自然的律韻，擷取宇宙的真實之音：那日月的運行，山川的流動，花草的欣悅以及魚蟲的活潑，到處都是偉大的題材，不朽的音節呀！』盲音樂家師曠張開他那替了的眼膜，惘然地向前張望：『我老了。但是，我的眼睛不願見到黑暗，而我的耳朵却願聽到光明啊！』

師曠一忽中站起了。他聽到音樂先進師曠的一番話，他感動了，不由把手中的竹簡投擲向地上。取過案前一杯水，倒在琴絃上，用手指拊着：『讓古老的調子永遠揩乾淨了罷，讓灰暗的塵垢從此抖落於地下了罷！讓靡靡之樂絕響於人間，讓桑間濮上的歌唱沉沒於水底！我要拂着琴絃，奏出人民的言語，譜出雄壯的音樂，寫起偉麗的詩篇！哦，哦，我的琴呀，我要背着你走向天涯海角，走向寒冷的邊緣與黑暗的縫隙，彈出溫暖與明朗的節拍，教聽到我的歌聲的人都能奮發勇敢而向前啊！』

師曠用手撞起一隻戰鼓：蓬蓬蓬！四座的聽衆一齊筋脈竇張的站起來。

三十五年十月。

招魂

在三閭大夫沉水以後的第十五天。

楚王得到弄臣的報告，那是根據村民的傳說：汨羅江畔沙磧上留有足印，而荒郊野站從此不見了那個形容枯槁滿口胡言的瘋子。一定是屈原投水自殺了呢。

『嘔，可憐呀，這難得的逋臣！』楚王是循從傳統習慣的：只要人死了，立即成為好人，不管他是誰。他眼淚掉下來：『趕快把他撈起！朕要看看他死後的臉孔，是否怨恨呢。』

夜。

月光皎然，杜鵑啼於枝上。十二艘的彩舟，彫鏤着龍、蛇和鳥的形象，塗漆以銀灰、淺藍及朱赤的顏色。每艘上有巫女四人，她們打結着五月的髮髻，如女

冠子。跣足，搖着櫓，唱出招魂之歌。

屈原的徒弟宋玉，朱唇粉面，長裾飄捲。但却吊下眉彎，神色愁苦，擠在江邊人叢中。姊姊女嬃，披散頭髮，跑在沙洲上，沒命的哭喊。

『就在這地方跳下去的。唉！』一個村民說。

『你看，這裏有被丟下的貝殼，那是懸掛在三閭大夫身上的。啊，遺留的足印這麼歪歪斜斜的，可見他也還捨不得死呀。』

幽幽咽咽地巫女們又唱起歌來了：

當深宵月華下墜於水面，

長波閃閃，照見淚光瑩然。

是誰寫下水上的名字？

一點一畫，是不滅的憂傷。